

匆匆那年

2025年年末,阳信高速正式通车,高速公路终于通到了老家——阳江阳春市圭岗镇,这个曾经被称作“路的终点”的小镇。得知消息的那一刻,我便迫不及待地想开车走高速回老家看看。

圭岗镇坐落在莽莽云雾山脉的西山之中,由于位置极为偏僻,以前只有一条崎岖的山路与外界连接。在汽车还没普及的年代,许多祖祖辈辈生活在大山里的老人,一辈子也没去过小镇以外的地方。

车进入阳春境后,车窗外的风景就由房屋树木变成连绵起伏的群山。画风突变,反倒让人心里更舒畅——果然青山绿水最养人。汽车在群山环绕的高速公路上走着走着,突然钻进了一条名曰“西山岭”的隧道,少顷,一出隧道,眼前豁然一亮,前方竟已是圭岗出口。

这也太快了!按我的经验,从阳春到圭岗,怎么也得一个小时,如今才走了十多分钟,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就到了。

在高速出口的收费处,我得知阳信高速免费通行半年,这又是一个惊喜。

我没想到的是,更大的惊喜还在后头。车驶出收费站,我一抬眼,竟看到了一座熟悉的建筑——那不是我师范毕业后,第一份工作所在的那柳小学吗?这下,我心里更不平静了,当即找地方停好车,快步奔向那座在梦里出现过无数次的建筑。

这里曾是我梦想启航的地方。当年,我背着背包,只身一人打了辆摩的,翻山越岭来到这里报到,在这大山深处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。

这里地处大山深处,周围除了山还是山,没有市场,也没有人家。很多孩子要步行几公里,甚至十几公里来上学,每次都带齐一周的伙食——不过是些米和咸菜。

教师买菜也不容易,偶尔遇到穿村过寨的挑货郎,才能买上一块猪肉解解馋。

为了解决吃饭问题,我们几个教师会自己种些青菜,课余就上山采些竹笋、野

菜,或是到附近山溪里捉些小鱼,晚上还会去稍远的水库钓几条野塘鳢,日子倒也过得有滋有味。

那时的我还年轻,倒没觉得日子多苦——毕竟从小就穷惯了,我们家也只有逢年过节,才能买些肉解解馋。

最让人难熬的是晚上,一个人待在大山深处,想到未来,想到前途,心里就像有无数只小虫在爬,整夜整夜地失眠。

上课的时候,我跟孩子们说:“一定要努力读书,一定要走出大山——只有走出大山,才能改变你们的命运。”这句话,是说给孩子们听的,也是说给我自己听的。我不管孩子们听没听进去,课余时间总会先拿起书本,带着他们一起学习。

那时候,我十八九岁,孩子们十二三岁,我们一起在大山里,盼着能走出这片群山。

若干年后,这班孩子果然都冲出了大山,一个个都活成了“城里人”的模样。我

●罗强

时常想起他们,也不知道,他们还记不记得当年为了改变命运,拼命读书的样子。

那时候,别说祖祖辈辈生活在大山里的人,就连我也没想到,有一天高速公路会通到学校门口。

如今,学校的名字已经改成了高速公路项目部的名字,但那些校舍还在,那些藏在岁月里的记忆,也一直都在。

我还清晰地记得,当年我因工作调动离开学校时,孩子们竟自发上山采来一束束野花,排着队在学校门口送我。那一声声“老师,再见”“老师一定要记得我们”,让我感动了许多年,也铭记至今。

如今故地重游,我的心情颇为复杂。校舍依旧矗立在原地,高速就在身旁,可当年送我离开、陪我在大山里追梦的孩子们,却不知散落何方。高速通到了“路的终点”,也连通了曾经的期盼,只是那些年少的时光、纯真的面孔,终究成了心底最珍贵的念想。

随笔小札

一到年底,我们医院的门诊量就比平日要多一倍。

头一个进来的阿姨扶着腰说:“腰好痛,我要整好腰骨来过年。”后面的阿婆一坐下,就卷起厚厚的裤腿给我看:“医生,我的膝头软软酸酸的,没有力气,帮忙整一下。”再后面的阿公喘着气说:“今早冷得我的‘老慢支’又犯了,想赶在年前看好。”还有一些人是来备药的,降压药、降糖药,或需要长期服用的药,都备好一个月的量。“这样过年就不用踏入医院了……”原来,这几日走进医院的人,多半是希望把身体“整”妥当,或备齐药物,好过个安心年。

在粤东客家话里,“整”是修理的意思。病人们都把身体比作运行了一年的机器,要检修翻新呢。

下班的时候,同事打趣道:“我们变成修理工了。哪个螺丝松了,拧一拧;哪个零件错位了,扳一扳;哪个机关不够滑利,

“整”好过年

●李远芳

上些油,再给点油备用……”

大家这般积极地“整”,是因为在民间有正月里不去医院的风俗。大年初一到元宵节,医院里总是冷冷清清的。在年底,有老人看完病离开时,不忘留下一句吉利话:“新年里,我们的身体要乖乖的。”我常应道:“嗯,乖乖的。”这“乖乖的”,原本形容小孩子听话,被我们客家人引申为平安顺遂的含义,成了独具特色的祝福语。

下班走在街上,我发现,人们除了“整”身体,也在认真地“整”容貌。理发店里同样坐满了人——只见一排围着罩布的顾客注视着镜子,或侧头打量。他们都想给自己“整”出漂亮的发型来:老人想把白发染黑,男人想理得精神点,女人的愿望则五花八门……等待时,只言片语飘进耳中:“过年嘛,从头开始。”“整个新发型,换个好心情。”是啊,“整”头发何尝

不是一种辞旧迎新的仪式。

回到城里的家,发现小区的绿化带已被工作人员装扮一新。他们把树木的枝叶修剪平整,摆上了几排鲜花、几棵橘子树,还在桃树上挂满了小灯笼和红包。绿叶与鲜花相映,灯笼、红包和橘子点缀其间,浓郁的广东年味扑面而来。不少居民被鲜亮的色彩所吸引,驻足凝视。“整”树木、“整”花草,也是一种辞旧迎新的仪式。

在各种“整”的浸染下,大家的心态似乎也被“整”好了。

这天,我上班路过集市,遇到前一日来医院“整”身体的阿婆。阿婆一只手拎着“洗年澡”用的香草,一只手抓着刚买的鸡。也许是想起客家话里“鸡”和“乖”同音,她朝我扬了扬手中的鸡,说道:“新年里啊,我要乖乖的,你也要乖乖的,大家都乖乖的!”迎着她期盼的目光,我点点头,笑着说:“嗯,乖乖的!”

诗 人心语

年味

●朱泽初

岁末近,古钟摆动
滴答,滴答
在倒计时中团圆

腊八蒜与腊肉
入口顺滑,心意浓郁
异乡人时刻期待

一朵窗花在深冬绽放
儿子摸了摸鼻子
忆起奶奶煮的蹄子汤
祈盼,奔向北方

南国的父子俩
在花市徘徊,咀嚼着
溢出心房的香甜往事
乡音,热闹时激荡
芬芳流连一生

广东省总工会

小林漫画



但我对你的爱很特别
我很平凡



仍有慷慨的晴朗
冬天虽冷



我需要用一些甜
人生太苦

情暖劳动者 喜粤过大年 广东工会元旦春节送温暖活动火热进行中

